

近日网传一辑以钢笔为范的正楷书写的纠谬指导，它归纳成 12 要点并各举现场书写的三例佐证，要言不烦，易记易学，比唐以降传统的中国书法用笔法则的“永字八法”，通晓多了。善莫大焉。

手写的文字被称为人的“第二张脸”，它在被电脑打字挤撞到角落之前，一直是手写者的名片和载体。记得若健在已 92 高龄的胞姐在桃李年华时，有乡谊给她介绍一长相丰硕的光头小伙，大姐对着相片毛斜，但当抖开随附的他的毛笔书信时，旁侧读女子高中的闺蜜立刻拍板：这么年轻，写得这么好的字，你还愣、还挑？由此一锤定调。后来，我仿而效之，猛展孔雀全屏，得到准主人首肯，阖门洞开。如今，人们似乎已经不计较甚至不要这张“脸”了。我上三级医院就诊，面对博士头衔的几位，秀眉朗目，普通话悦耳动听，及至书



边看边聊

第二张脸

黄柏生

写病史，或狂草、或甲骨或蚂蚁尸体或鬼画桃符，除了英文药名，它认我、我直愣！——原来，眼下书法优劣已无关宏旨：王羲之若去报考书法博士而书写如《兰亭集序》，在撰写论文时，也会叫你换成打字

的文本之“脸”！

“教不严，师之惰”。上行下效，没有世情倡导，“市场”呼唤，还不“蟹爬”横行？我看到一帧五层楼高的珠宝代言广告，两位帅气艺人肖像下的签名叫人寒而不栗：这靛脸居然还有让人厌恶的另一张脸？有没有好心人告诉他俩：你们怎么变脸了？也有不少要脸的。不少家长堤内损失堤外补，另请高明。高明者待价而沽：200 元一节课！这“要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于是我寄厚望于“指挥棒”的倒逼：在高考那占 150 分的语文试卷中，是否能挪出 2 分为书写专项？你用正楷、行书、隶书均可，只要清雅秀丽，一笔不苟，就拔擢褒奖。中小学更需强调。或许从此新风徐来！

第二张脸——汉字手写体，远未到山穷水尽时。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常设名人手迹陈列，人们朝觐一般去观赏，从中窥知那溢出的附加信息、风云际会；作家莫言前些年署署的一封信及两幅书法曾拍出 11.73 万元，如果那是打字

的呢？又，旧历年尾，老总用普通纸亲笔给你写一封慰问信与装帧精美但千篇一律的机打信，你会凉暖同受？还有，没有亲笔背书的支票，那就是废纸一张喽！……

去跟着那规范精准的视频启蒙吧，勤加摹练，努力扮靓第二张“脸”吧！你手写，带着气息、脉动、情愫，一起永葆青春。

天气忽得暖湿起来，城外的草色顺着水泥路柏油路一点点倒灌进城内，忽一日升旗仪式上，校门口那棵老树蓦然亭亭如盖，春天是铁定不会再翻案了，于是全校去郊外烈士陵园扫墓的方案三天里就准备停当。放学后，班主任带着一脸的如临大敌，通知集合时间，自带干粮饮水，自制小白花。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小城，春游必扫墓。清明前后，慎终追远，佩戴着烈士



打水漂，是人类最古老的游戏之一，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扔石头大概是人类的天然爱好，把石头扔向天空、水面，或扔到其它物体上，就像是在与自然界的其它物种交流。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打水漂的文字记载，发现于 1585 年的一本论文集中：这是一种将牡蛎壳或石头向水中投掷的运动或游戏。

可以想象，远古时代的人类在满足了饱暖的基本需求后，开始琢磨着增加一点娱乐项目，手边吃剩的牡蛎壳或随手捡的石头便成了最好的工具，扔在水面上可以溅起好看的水花，还能听到或响亮或沉闷的声响。

后来，“打水漂”这个游戏逐渐成熟、规范起来。选择一块扁形的瓦片或石片，在手上呈水平放置，然后用力掷出，让石片擦水面飞行，石片碰水面后因惯力，遇水面再弹起再飞，石片不断在水面上向前弹跳，直至惯力用尽后沉水。评判的规则也很简单，一是比漂飞出去的距离，二是比点击水面的次数。这就极其考验技巧和手法了。

十岁前，我在远嫁到江南的小姨家住过。那时，与小伙伴玩得最多的就是打水漂了。想要水漂打得好，选择石块很重要，要选扁扁、薄薄的那种。掷出去时，身体向后倾斜，手臂与身体大约呈 45 度，然后半蹲，用臂膀力量发射。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根据回忆总结出来的。炎炎夏日，我们站在池塘的树荫下，比赛打水漂，不仅要石头点了几下水面，最后还要让石头落到贴着水面的睡莲叶子上。绿树、红花、池塘、少年，还有蝉鸣和蛙声，这样的童真和童趣何其美哉！

有次翻书，看到一个名词，“打水漂方程式”。为了让石头漂得更远、在水面弹跳次数更多，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一名科学家提出一个计算投石打水漂的游戏中石头弹跳次数的完美方程式。这位科学家说，打水漂背后藏着很多关于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和动力学原理，利用他发明的方程式，再加上运气，很可能会打破 51 跳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我忍不住笑起来。我的祖父是个普通的农民，自然不懂什么方程式，但他水漂打得极好。随手捡起一块石头，轻轻一掷，石头便如精灵般在水面上跳跃，激起一串串浪花，大概因为爱打水漂，祖父的臂力也了得，身体也硬朗。而祖父掷出石头之后，便转身背手而去，绝不回头多看一眼，还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大侠风范。

健康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左右，就到了野餐地点。

讲到这，一个声音打断了我。“妈妈，你们野餐会带肉串、会带野餐垫、会带帐篷吗？”这个问题，

我自我怀中 4 岁多的女儿。她对野餐的概念，来自自动画片，来自去年秋天小区邻居的烧烤自助。

我在一笑之后，回忆接着漫游。刚开始那一两年，春秋游的野餐主食都是面包、蛋糕，橘子水一类。面包是五指并拢状的豆沙面包，豆沙直贴着“指缝”渗出来，仿佛很富裕，可吃出来才发现，豆沙全贴在门面上。那时还没普及健力宝，最流行的是一种袋装橘子水，边缘还有没撕干净的锯齿，虽然鼓鼓的，但动不动就破个洞，漏光。还有跳跳糖、酸梅粉、饼干一类。又过了几年，经济条件好起来了，零食的种类才日益增多。我记得有一年我妈提了个网兜回来，里面话梅、金帝巧克力、果冻应有尽有，害我当晚想着第二天和谁一起吃这些东西想得失眠。

其实女儿的问题牵引我想起的是记忆中非常早期的一次春游，低年级同学席地而坐，吃着各自的牛肉干、面包，话梅时，高年级同学远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占据

朱耷，自号八大山人。1985 年，他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中国古代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一个没落的皇家世孙，一生坎坷，曾一度精神错乱，行动失常，被时人喻为“疯癫”，却获如此殊荣，容笔者叙来。

朱耷，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崇祯十七年，明朝亡，朱耷时年 19 岁，祖父朱多炆是诗人兼画家，画风效二米。父亲朱谋觐擅长山水花鸟，叔父朱谋世也是画家，朱耷自幼耳濡目染，接受书画艺术熏陶，8 岁吟诗，11 岁画青山绿水，写得一手精妙的小楷。

明亡后，朱耷的父亲随即去世，朱耷内心极度忧郁悲愤，他怕招摇生事，开始装聋作哑，隐姓埋名，遁迹空门，潜居山野。至顺治五年，朱耷剃发为僧，改名雪个。他过着市俗百姓的清贫生活，好饮酒，动辄酒醉，醉时作画，凡见山僧、贫士、孤儿，便慷慨赠书画。

一片溪水的上游，开始拾砖、捡柴、生火、架锅，烧水煮饭，热菜，有人准备了黄豆，准备现炒黄豆吃；还有人说要下溪捉鱼。他们分工有趣，劳动中，谈笑风生。和他们比，我们摊在塑料布上的食品显得一点意思也没。记得我曾涉溪而过，来到他们营地，假装寻找一位高年级学长，一边踱巡着左边右边散落的锅里的内容，还有地上炭黑的痕迹。有人抓给我一把炒黄豆，我摇摇头，往回走，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失意。

那时我大概一或二年级，他们四五年级。当时就感觉到，仅仅差两三岁，却好像差得很多。他们是“大”哥哥、“大”姐姐。后来我发现，这道泾渭分明的分野，可能不仅仅是我当时以小望大的一种夸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脸”比去韩国美容贵得多！

萨其马，审其名，闻其音，观其形，品其味，以及不见诸传统中式点心铺而多呈现于西饼屋或食品店、超市，故常常被目为西式糕点。然而，它却是不折不扣的传统中式糕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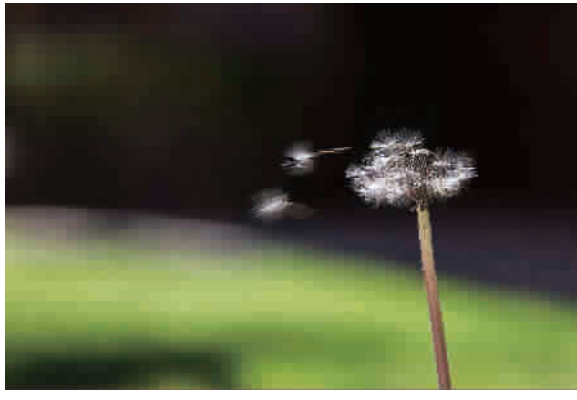
“萨其马”之名从何而来？传说很多，比较靠谱的是：当年努尔哈赤手下有个将军叫萨其马，他总是随身携带着妻子给他做的一种糕点。这种糕点味道既好又耐饥，还因储存期长，十分适合于野外行军。有一次，努尔哈赤品尝了这种糕点之后，大加赞赏，号令全军都要携带，并把它命名为“萨其马”。

人们往往以为萨其马为京师传统名点。其实不然。萨其马的原产地，大抵不出从前抚顺、盛京一带，那里正是努尔哈赤的老巢。游牧民族擅长调制奶品，一枚可口的萨其马的主要特征，奶油味必须足，可以佐证。这也是萨其马被大多数人误为舶来品的原因之一。是故，与其说它是老北京的传统名点，不如说是满族人入主燕地后的附属品。

乾隆时的《御制增订清文鉴》食物部饽饽类中收有“糖缠”条目，而且用了满语标注（sacima），意近“切糕”。光绪时出版的《燕京岁时记》更明确地说：

张。与我同龄的小伙伴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而年长的学长，多半都有兄弟姐妹，他们生来就是在一个需要协作的环境中，能干、要强又不乏纯真和诗意。说到这，我眼前不断闪回那位高年级学长的样子。想不起来了，那把黄豆是他抓给我的吗？我是否成功偶遇了他？

“妈妈，你们的野营布有没有用石头压住？不然，会被一阵风卷得吹起来的！”孩子关心的，完全不是我在思索的，被她一打断，岁月深处追光中心那个男孩的脸庞，原本已清晰得快要看见，这会儿又模糊以至于朦胧。窗帘在初夏的夜气中轻微摆动，明天女儿第一次出游，但愿是个好天气。



播种的蒲公英（摄影）

陈静芳

似会转动，还会翻白眼瞪人。他画的山与树极简约，一幅画中仅有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果子，只七八笔就能完成一幅画，却达到了“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之妙境。

在常人眼中，朱耷仿佛是个“癫子”，衣饰、举止、饮酒都有点怪异，但其实在是躲避官家耳目。他的脑子相当清楚，对世俗的看法，不妨观看朱耷在康熙三十三年所编的《花鸟山水册》，有好些举世无双的花鸟画，画纸上只有一根树枝几瓣花瓣，或只有一只雏鸡，那小鸡如刚会走路的稚童，蹒跚得十分可爱，而小鸡的目光中又有几分胆怯与恐惧，仿佛透露出对陌生世界的好奇与惊异，又好像在寻找鸡妈妈而表现出的害怕。朱耷的花鸟画，任人驰骋想象，艺术味道极浓。

米舒

米舒

米舒

“京师食品亦有关于时令。十月以后，则有……萨齐玛，乃满洲饽饽，以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形如糯米，用不灰木烘炉烤熟，遂成方块，甜腻可食……”王世襄先生曾经请教老朋友启功（满族）“萨其马”的来历，启功先生告诉他：“《清文鉴》有此名物，释为‘狗奶子糖缠’。”狗奶子为何物？北方常见的野生枸杞也。可见，最初萨其马上面撒的是枸杞。而“糖缠”确切的定义，是一种用糖和果仁作主要原料制成的食品。应当说，满足这个条件的食品很多。《御制增订清文鉴》中提到的“糖缠”，是指白面用芝麻油炸后拌上糖稀，再放入芝麻而制成的糕点。这就很接近于现在的萨其马了。当然，如今以掺杂葡萄干、瓜子仁为多。

据说，北京时期的鲁迅，最喜欢吃的糕点就是萨其马。我推想，其中一个重要推手是萨其马的甜——鲁迅嗜甜如命。由于过分喜欢吃糖，鲁迅 20 多岁时牙齿已缺损，50 岁时已是一口假牙了。重糖，是传统萨其马的又一标识。从蜂蜜、饴糖到冰糖、白砂糖……都是制作萨其马的基本材料。说起来，如今风行的“焦糖萨其马”，似乎标榜了避“重”就“轻”，但无非是换了件马甲而已。

近日，媒体采访我关于已故著名美术电影导演胡进庆的往事，由此也打开了我封存记忆……

初识胡导，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和几名年轻同事被安排到剪纸片车间工作。起先学习剪纸人物的剪刻画制作，后又参加动作设计岗位培训，再进入剪纸片创作部门。1983 年，胡进庆导演筹拍水墨剪纸片《杜鹃借巢》，我有幸被招入麾下，与胡导同处一个工作室。那时，胡导早已名声在外，是当年美影厂在国内外获奖最多的导演之一。

胡导人随和、没架子、言语幽默，我们的交流丝毫没有代沟，他是个充满智慧的艺术家的。因为玉树临风，大家说他是美影厂的“赵丹”。胡导要我们做杂家，因为每次拍摄影片的主题都不同，所以知识面要广，没有用不上的技能。胡导喜欢听音乐、拉小提琴、练太极，还好好摆弄奇石，赏花识草，养鸟养虫，他的所有爱好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在工作室，胡导除了绘制分镜头台本和场景设计稿，还常摆弄试验一些突发奇想的制作工艺。经过多年研究，他发明了刮皮胶固定法和拉毛画技法，使中国水墨画搬上电影银幕有了关键性技术突破。

胡进庆导演是攻坚克难的高手，工作时，他是个完全投入剧情沉浸于角色状态的人，他在给摄制组创作人员讲戏时，总会手舞足蹈地比划。我在参加《葫芦兄弟》摄制组时印象尤深。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电影厂还没有电脑特效设备，电影特效的闪光都是靠胶片的多次曝光达到的。《葫芦兄弟》中有场蛇精洞中戏，为了凸现妖气效果，场景里除了打上变幻莫测的五色彩光外，胡导竟然把敲碎的啤酒瓶底置放在聚光灯前，利用玻璃的折光效果，很好渲染烘托出迷离的妖境。他讲戏和拍摄现场的点拨、他的分镜头台本、镜头组接表述所用的技巧，都对我日后创作《中国主题剪影》作品有很大影响。

“我以为灵感不光是科学家有、艺术家有，其实人人都有。只要对某个问题有所思考和努力的人，都会遇到‘灵感之神’的拜访。”胡进庆一直这样对我们说，也一直这样做。

朱耷的山水花鸟画在当时便受到热捧，他的笔技恣意放纵，在苍劲圆秀中横溢出逸气妙韵，在布局与结构上不合章法，却自成一体，独具风格。50 岁之前，朱耷的画精致工细，在 50 岁至 65 岁期间，画风夸张，鸟、鱼的眼呈四方形，禽鸟多栖一足，笔力坚挺。65 岁后为朱耷创作晚期，笔势多朴茂浑浑，胸中忧愤一寄情于笔墨间，艺术更趋娴熟。画卷上，朱耷多题画诗，最出名便是“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这是他的夫子自道。

从“扬州八怪”到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皆受朱耷画风之熏陶。白石老人曾写诗吟道：“青藤（徐渭）雪个（朱耷）远凡胎，缶老（吴昌硕）当年别有才。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可见朱耷影响之大。

壶中书影

壶中书影

壶中书影